

晚清小說期刊輯存

14



王燕輯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王燕
輯

晚清小說期刊輯存

147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第一四冊目錄

繡像小說(第二十五期—第三十期)

第二十五期

目錄

.....	一
文明小史(第二十九回)	三
癡人說夢記(第七回)	一五
負曝閒談(第十九回)	二七
醒世緣彈詞(第七回)	三五
泰西歷史演義(第二十六回)	四七
京話演述英軼日記(卷十)	五五

經國美談新戲(第十一齣)	五九
維新夢傳奇(第十四齣)	六五
回頭看(第一回)	六七
環瀛誌險	七五
第二十六期	八七
目錄	八八
文明小史(第三十回)	八九
癡人說夢記(第八回)	一〇一
活地獄(第十四回)	一一一
月球殖民地小說(第五回——第六回)	一一九
京話演述英軼日記(卷十)	一三七
經國美談新戲(第十二齣)	一四一
時調唱歌	一四五
回頭看(第二回——第三回)	一四九

第二十七期

目錄

文明小史(第三十一回)

.....

一七七

癡人說夢記(第九回)

.....

一八九

負曝閒談(第二十回)

.....

二〇一

月球殖民地小說(第七回——第八回)

.....

二一三

京話演述英軼日記(卷十一)

.....

二三一

經國美談新戲(第十三齣)

.....

二三五

維新夢傳奇(第十五齣)

.....

二四一

時調唱歌

.....

二四五

珊瑚美人(第一回)

.....

二四七

回頭看(第四回)

.....

二五三

第二十八期

目錄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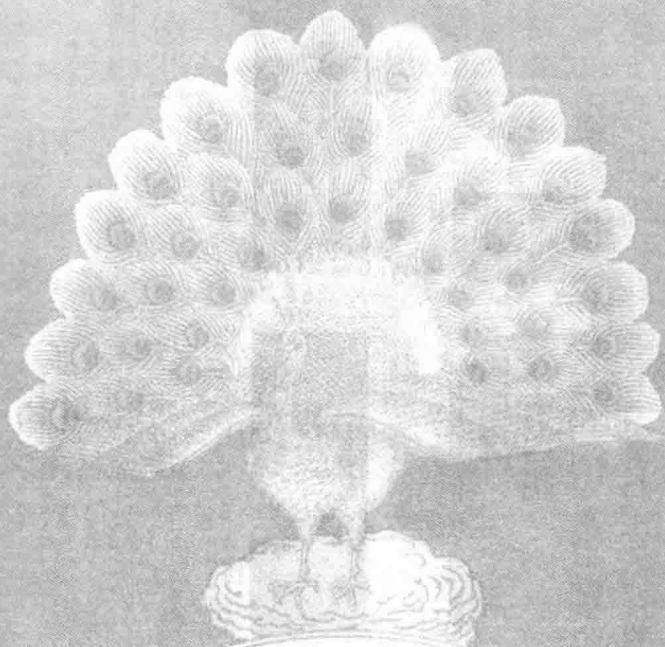
二七〇

文明小史(第三十二回)	二七一
癡人說夢記(第十回)	二八三
負曝閒談(第二十一回)	二九三
月球殖民地小說(第九回—第十回)	三〇一
京話演述英軺日記(卷十一)	三一七
經國美談新戲(第十四齣)	三二一
維新夢傳奇(第十六齣)	三二五
珊瑚美人(第二回—第三回)	三二九
回頭看(第五回)	三四一
第二十九期	三五七
目錄	三五八
文明小史(第三十三回)	三五九
癡人說夢記(第十一回)	三七一
泰西歷史演義(第二十七回)	三八三

負曝閒談(第二十二回)	三九一
月球殖民地小說(第十一回)	三九九
京話演述英軼日記(卷十一)	四〇九
經國美談新戲(第十五齣)	四一三
童子軍傳奇(第一齣)	四一九
珊瑚美人(第四回——第五回)	四二一
回頭看(第六回)	四三三
第三十期	四四九
目錄	四五〇
文明小史(第三十四回)	四五一
癡人說夢記(第十二回)	四六三
泰西歷史演義(第二十八回)	四七五
負曝閒談(第二十三回)	四八三
月球殖民地小說(第十二回)	四九一

京話演述英軺日記(卷十一—卷十二)	五〇一
經國美談新戲(第十六齣)	五〇五
童子軍傳奇(第二齣)	五〇九
珊瑚美人(第六回—第七回)	五一三
回頭看(第七回)	五二九

繡像小說



第二拾伍期

繡像小說第二十五號目錄

文明小史

南亭亭長著

第二十九回 繡像

修法律欽使回京

裁書吏縣官升座

癡人說夢記

旅生著

第七回 繡像

解叛犯江中遇盜

破陰謀海外逃生

貢曝閒談

蘆園新著

第十九回 繡像

化冤錢巧中美人計

打急電反動富翁疑

醒世緣

謳歌變俗人著

第七回 繡像

阻纏足試聽俚歌

借看會喜逢彼美

泰西歷史演義

洗紅簾主演

第二十六回 繡像

培爾嫩有心小隱

華盛頓撒手西歸

京話演述英軼日記

承前

經國美談新戲

謳歌變俗人著

第十一齣 第十二齣 繡像

回國 開店

維新夢傳奇

旅生續著

第十四齣 立意

回頭看

美國威士原著

第一回

乘大車取譬人羣

營新屋久稽婚約

環瀛誌險

修法律欽
使回京

數聲啼鳥雨殘



裁書吏縣官升座



新編小說文明小史第二十九回

南亭亭長新著

自在山民加評

修法律欽使回京

裁書吏縣官升座



却說余東卿聽了西卿的話。就知他是被謠言所惑。因道：「縣的事要是真的。龍在田總有信來。合我商議辦法。你既然全眷進府。不妨多住些時。聽那邊的信便了。」當日就留西卿在花園裏喫中飯。西卿雖同他認了本家。還不曾到過花園。這番大開眼界。見裏面假山假水。布置得十分幽雅。正廳前面。兩箇金魚缸。是軍窯燒的。油粉裏。透出些紅紫的顏色來。猶如江上晚霞一般。當時他就愛玩不置。東卿說是某方伯送的。擺出菜來。雖不十分豐富。倒也樣樣適口。把箇西卿喫得鼻塌嘴歪。稱羨不已。將晚癡發。辭別回去。心上海悔不該來的。糜費了許多盤川。且又家內乏人照應。那些值錢的東西。偷是遺失了。倒也可惜。起先替家裏的人說得太矜張了。不好改口。又恐被那王家表弟所笑。却頗佩服道：「表弟的先見。當下就請了他表弟來。強他在烟鋪上躺着。談天解悶。不知不覺。又提到縣的事。濟川道：『據我看來。殺教士是真的。兵船停在海口。也是』」

有的外國兵船。到處停泊。那有什麼稀罕。只這洗城的話。有些兒靠不住。表兄後來總要明白的。西卿這番倒着實服他料得不錯。只自己面子上不肯認錯。就說愚兄當時也曉得這箇緣故。只是捕廳家眷既走。恐怕膽大住下。有些風吹草動。家裏人怪起我來。沒得回答。況且老母在堂。尤應格外仔細。纔是濟川道。那箇自然。此來也不爲無益。山會好山水。小弟倒可借此遊遊。西卿聽他說話奚落。也就不響。過了兩日。東卿叫人請他去看信。西卿自然連忙整衣前去。見面之後。東卿呵呵大笑道。老弟。縣縣的事。果然不出愚兄所料。說罷。把一封拆口的信。在桌上一擲道。你看這信。便知道了。西卿抽信看時。原來裏面說的大略是某月某日有某國教士。從甯波走到敝縣界上。不幸爲海盜劫財傷命。現在教堂裏的主教不答應。勒令某緝獲兇手。但這海盜出沒無定。何從緝起。要是緝不着。那外國人一定不肯干休。自然省裏京裏的鬧起來。某功名始終不保。要想乘此時補請病假三兩箇月。得離此處。不知上憲恩典如何。至於兵船來到的話。乃是謠言。還祈從中替府憲說明。免致驚疑云云。西卿看了。恍然大悟。東卿又道。我原猜着兵船的話不確。只是這龍在田也太膽小些。這樣的事。只要辦的得法。上司還說他是交涉好手。要是告病前後任大家推諉起來。就能了事嗎。況且這事是在他

的任上出的。躲到那裏去。這却是太老實了。外國人要兇手。倒也不難。雖然緝不着正兇。總還有別的法兒想。想他是沒有見過什麼大仗。呆做起來。所以不得訣竅。我想寫封信去招呼他。開條路給他。你道好不好。西卿道。這龍某人原是書生本色。官場訣竅。是不會懂的。大哥如此栽培他。那有不感激的理。東卿甚喜。便寫覆信寄去。那龍縣令接着余侍郎的回信。照樣辦事。誰知送了箇頂兇去。又被洋人考問出來。仍是不答應。主教知道龍令沒本事。捉強盜。就進府去同知府說。龍知縣見事情不妥。只得也同他進府。於是在府裏議起這樁事來。到底人已殺了。強盜是捉不着的。府太尊也無可如何。那主教就要打電報到政府裏去說話。幸虧太尊求他暫緩打電。一面答應設法緝兇。這箇擋口。可巧紹興一位大鄉紳回來了。這位大鄉紳。非同小可。乃是曾做過出使英國欽差大臣。姓陸名朝棗。表字熙甫。本是英國學堂裏的卒業學生。回到本國。歷經大員奏保。簡派駐英欽使。這時適逢瓜代回國。到京覆命。請假修墓來的一路地方官。奉承他。自不必說。船到碼頭。山會兩縣慌忙出城迎接。少停太尊也來了。陸欽差只略略應酬了幾句。當日上岸。先拜了東卿先生。問問家鄉的情形。東卿就把嵊縣殺教士的事情。詳細說了一遍。陸欽差道。這事沒有什麼難辦。只消合他說得得法。就可

了的。只是海疆盜賊橫行。地方不得安靜。倒是一樁可慮的事。東卿也太息了一番。當下陸欽差因爲初到家裏事忙。也就沒有久坐。辭別回去了。次日太尊同龍知縣前去見他。便把這回事情求他。陸欽差一口應允。當下三人就一同坐轎前去。主教久聞陸欽差的大名。那有不請見之理。一切脫帽拉手的虛文。不用細述。只見陸欽差合那主教咕喇咕嚕的說了半天。不知說些什麼。只見主教時而笑。時而怒。時而搖頭。時而點首。末後主教立起來。又合陸欽差拉了拉手。滿面歡喜的樣子。陸欽差也就起身率領着府縣二人出門同回公館。太尊忍不住急問所以。陸欽差道。話已說妥。只消賠他十萬銀子。替他鑄箇銅像。也可將就了結了。太尊聽了。還不打緊。不料龍知縣登時面皮失色。不敢說什麼。只得二人同退。自去辦款不提。且說陸欽差在家鄉住了不到一月。即便進京面聖。朝廷曉得他是能辦事的。又在外國多年。狠曉得些外國法律。這時正因合外國交涉處處喫虧。外國人犯了中國的法。辦不得。中國人犯了外國的法。那是沒有一線生機的。甚至波及無辜。爲此有人上了條陳。要改法律。合外國法律一般。事情就好辦了。朝廷准奏。只是中國法律。到還有人曉得。那外國法律。無人得知。幸而陸欽差還朝。只有他是深知外情。朝廷就下一道旨意。命他專當這箇差事。陸欽差得了

還箇旨意。就要把法律修改起來。那時刑部堂官。是箇部曹出身。律例盤得極熟。大約部辦也拿他不住。不能上下其手。偏偏惹怒了一位主事。是箇守舊不變的。你道這主事是什麼出身。原來是十五年前中的進士。河南籍貫。只因他八股做得好。不但聲調鏗鏘。而且草木鳥獸。字面又對得極其工穩。所以主考官識他。鄉會試都取中了。無奈他書法不甚佳妙。未曾點得翰林。只點了箇主事。籤分刑部。這主事姓盧。名守經。表字抱先。在刑部年分久了。已得了主稿。這回聽說要改法律。很不自在。對人私議道。這法律是太祖太宗傳下來的。列聖相承。有添無改。如今全箇兒廢掉。弄些什麼。不管君臣不知父子的法律來攪和着。像這般的鬧起來。只怕安如磐石的中國。就有些兒不穩當了。當時幾位守舊的京官聽了。極讚他的話。爲然。只那學堂裏一派人聽見了。却是沒一箇不笑他的。他就想運動堂官。出來說話。豈知凡事總有反對。盧主事這般拘執。便被他同寅一箇韓主事異常開通。却已在堂官面前。先入爲主。極力贊說這改法律之舉是好的。堂官信了他的話。又且聖旨已下。何敢抗違。隨他盧主事說得天花亂墜。也沒法想了。然而改法律不要緊。做官的生成是箇官。不能無故把來革職。單單有一種人。喫了大大的苦頭。這種人是誰。就是各行省的書辦。這書辦的弊病。本來不消說。